

72058
=5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為 愛類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動蘇也時雨降則草木育

矣育長也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通利

不壅閉無疾病矣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凰聖人皆來至

矣雄曰鳳雌曰凰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

堯得夔龍稷契舜得益湯得共伯和脩其行好賢仁伊尹武丁得傳說之屬是也

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共國伯爵夏時諸侯也以好賢仁而人歸之皆以來附屬

也利之周厲之難天子曠絕難厲王流于彘也周無天子十一年故曰曠絕也

而天下皆來謂矣

請天子也

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

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為

一人言哉

善說者大言天下之事得其分理愛之魏不助憎之不在故曰豈為一人言哉

惠王死葬有日矣

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從都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

是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群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

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

官買又恐不給也

請施

期更日

更改也

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

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莫敢

諫而以告犀首

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相印能合從連橫號為犀首

犀首曰

吾未有以言之

未猶無也

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

言唯惠公

能言之也惠公

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

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藥水嚙

其墓見棺之前和

棺頭和

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

臣百姓也天故使藥水見之

見猶出也

於是出而為之張

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

有日矣而雪甚及半日難以行太子為及口之故得

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

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施期而更為日此文

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

善敬施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

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

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子都

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新城今段喬為司空有

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

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

故謂之封人周禮亦有封人之願委之先生封人子

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

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

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

也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

人子高為之言也而匿已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

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

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晉大夫樂書之

孫樂厲之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

而股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為奴周禮曰其析奚曰

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退之故君子在憂

不救不祥憂險也當諫君免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

析奚高梁伯之子祈黃羊也為范宣子曰聞善為國

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

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

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殛誅也於舜用周之

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二

公相成王而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

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

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

也以術之良故人多求之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醫而君

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

曰豈不夫寒者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

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要約魏文侯師卜子夏

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執其國治身逸天下之

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執執其要而已矣要謂師賢友

已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人民脩矣疾病妖

厲去矣妖怪厲惡去猶除也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裳以言少事

也宓子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彈鳴琴身不下堂而

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

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

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

其數而已矣數術也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
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燭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

明雖振其樹何益雖振樹蟬飛去不能得之故曰何益也明火不獨在

乎火在於闇闇耳故曰在於闇也當今之時世闇甚

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

走明火也走趨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傳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故曰必得賢士趙簡子書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

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不待者曰以趙之大

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

曰不如而言也而衛有士十人於吾所於猶吾

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

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也按止殺簡

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

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

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問里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也禮國君軾馬尾兵

車不軾尚威武也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

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

肯以已易寡人也謂以已之德易寡人之處不肯也吾安敢驕之易驕

也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何不以為相也於是

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

館之其時往請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

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也居無幾何

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

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

乃按兵輟不敢攻之輟止也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

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

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冲天

矢如雨扶傷與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量猶

也滿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

仁義亦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

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

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惑怪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

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為謂相為

之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

則亦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亶父公祖

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號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率西水許至於岐下避狄難也狄人獫狁今之匈奴
也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

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忍事土地與狄人皆戰鬪殺人之子弟也

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勉務處居也教邨人務安居為臣等

耳故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所以

謂民人也策策也謂民人也策策也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之下連結也民相與結擔隨之衆多復成為國也岐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

以為天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尊重能尊生雖貴

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

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来者久矣而輕失之豈

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爭土韓魏相與

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體道人也昭

釐侯謚也韓武子五世之孫哀侯之子也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

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

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

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

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

不得也臧近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

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

關之下柰何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代得中山以封公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詹子

故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也魏關心下巨關也心下巨關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關象魏也懸教象之法淡日而放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關言身雖在江海之上心存王室故在天子關之下也詹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言不以利傷生也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言人雖知重生當輕利詹子曰

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則放之放之神無所憎

惡言當寧神以保性也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

傷之人無壽類矣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而不放之則重傷其神也神傷則天殞其壽

故曰無壽類也重讀後重之重

審為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

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

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神農之教曰農

炎帝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

也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

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布也衣故身親耕妻親

績身神農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

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激以民為務

故也以利民為務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

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

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

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也同等公輸般為高

雲梯欲以攻宋公輸魯般之號也在楚墨子聞之自

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都也

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也聞大王將攻宋信

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

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也王曰必一作既不得宋且有

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

為攻宋必不可得也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

械矣械器也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

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

墨子九却之不能入入猶下也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

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

民者無有言皆欲也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

既在左馮翊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大河出孟

門大濫逕流自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瀦積其深乃出

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滅沒名曰鴻水

也鴻大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彭蠡澤在豫章隄防也乾

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群臣於會稽執

但謂被水災之國耳言使民得此禹之功也之功也

勤勞為民無善乎禹者矣事功曰勞禹治水鑿龍門

無如禹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人又王齊王何

其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惠子曰

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愛子

之子也舍愛子頭而擊石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

與言公取石以代之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

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匡章曰齊

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可也

何等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

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

也何為不為言何為不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

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

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欲温夏暑欲涼

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溼

為下溼猶遲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貴其旬

日取之與駑駘同十日為旬駑駘十日亦至所為

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鏃矢輕利也小曰終日而至

則與無至一作同射三百步終一日乃至是為與無所至同也吳起謂荆

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

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不為也二無所得為者計耳於是令貴

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貴人貴臣也皆不欲往實廣虛之地苦病之也

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

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

言曰群臣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射王尸曰言曰群臣謂王為亂而射王尸欲令群臣被誅以自為報也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

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捷疾也言齊襄公莊公

疾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莊公之孫僖公

之子諸兒也公孫無知僖公之弟夷仲年之子故曰係於襄公為從弟無知不說殺襄

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

君公孫無知自立為君故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

俱至爭先入公家公家公朝也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

鉤鉤帶也鮑叔御公子小白僵御猶使也管子以為小

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

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

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捷疾也周武君使

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東周之臣也僵斃也令

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刺者聞伶

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刺者聞伶

惺已死因報西周武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報所使

也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

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

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近至

丘鳩力有餘也

皆卒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慎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孰猶思

曰澗無水曰谿不可不忌行仁如入深谿不可使君

子計行慮義慮度也度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傳

蘊利生孽故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理道

荆平王有臣曰費無忌害太子建欲去之平王楚恭

也疾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美好無忌勸王奪奪取王

已奪之而疏太子也疏遠無忌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

諸夏而荆僻也僻遠也故不能與爭爭霸也不若太城城

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方宋鄭魯衛也王

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南方謂吳越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

君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伍奢子齊

之父也方城楚之王曰已為我子矣又尚奚求子太子也

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也猶如齊晉又輔之

輔助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集也王信之使執連尹

執囚太子建出奔出奔鄭也左尹邾宛國人說之無忌又

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邾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衷尾令尹子

之孫邾尹光唐又謂邾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

家邾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辱

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忌曰令尹好甲兵甲鎧也子

出而寘之門寘置也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為酬也酬報

云獻辭交錯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忌因

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邾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

尹使人視之信信有也遂攻邾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

者莫不非令尹非咎也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忌荆之

讒人也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高之父也亡夫太子建殺連尹

奢屏王之耳目屏蔽也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

大謗患幾及令尹幾近也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

良圖乃殺費無忌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功而不論其

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已也以滅其族實無忌之謂

乎以讒邪害人人以公崔杼與慶封誅殺齊莊公莊

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莊公名光靈公之子也景公名杵臼莊公之弟也

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採崔杼之子令之

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閹門也謂讀近崔杼往見

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與甲以殺之

因令盧滿葵興兵以誅之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

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

自絞也絞經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

與陳無宇公孫竈公孫蠆誅封無宇陳須無之子桓子也公孫竈惠公之

孫公子樂堅之子子射也蠆惠公之孫慶封以其屬

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為讓責讓魯為其受慶封又去魯而如

吳王子之朱方朱方吳邑以封慶封也荆靈王聞之率諸侯以

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恭王庶子圍也覆取之曰拔得慶封眉之斧

質以徇於諸侯軍令之因呼其曰毋或如齊慶封弑

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亡其大夫謂黃

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貴然傲歸於死堯舜之賢而死孟賁

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身為僂

支屬不可以見行伎之故也。伎惡也。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程度也。

慎行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也。故義者百事之始

也。始首也。萬利之本也。本原也。傳曰義利之和也。故曰利之本也。中智之所

不及也。不能及也。不及則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

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商鞅也。鄭平秦臣也。續

經趙人也。公孫竭亦秦之臣也。並下自解。以義動則無曠事矣。曠廢也。人臣

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又况乎人主與其臣謀為

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

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

攻無以。堙塞也。鞅欲報塞相秦於是為秦將而攻魏之責非攻伐無以塞責。於是為秦將而攻魏

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當應也。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

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

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

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

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有也。

也。時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

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

取公子邛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故
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

君之反公子邛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

也惠王殺鞅車裂之何得以其私族與母歸魏而

見受手公子邛家何以不取而殺之鞅執公子

有罪於魏推此言之復歸魏妾矣戰國策曰鞅欲歸

魏秦人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

襄疵魏人也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

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

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

無不以也所以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五而無秦

將之重不窮奚待也待特也趙急求李欵李言續經與之

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抵主也入續經

因告衛吏使捕之補李欵也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五大夫

人莫與同朝賤續經之行也子孫不可以交友人不交也公孫

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樗里疾也以仕秦五

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衛魏也又况乎

無此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輸告之行也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

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

干將也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也通達也

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

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之也故墨子見岐道

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周宅鄠鎬近戎人與諸侯約

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

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

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

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

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寇

失真寇者也賢者行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足以滅身

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詩云維

也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

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臼也秦襄晉

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

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鄠鎬列

為諸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

依馬也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

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

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誚曰吾為

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

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

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
恐其父之不能反也反還遂逝迎之逝往丈人望其
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
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疑似之間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非為御堯為
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
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豈識之知之
審也

疑似

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若

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
倫以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
多勇者則為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
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
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
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禁止
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勸進故賢主必使其威利
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為治威利敵而憂
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無仁
行見知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小而不小弱
故亡也

國大國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

疑之也小國弱國而為強大者不故不可知之道王者

以存為大國所愛則無以自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

行之廢廢壞強大行之危危傾小弱行之滅滅破今

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

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詐陵

上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

也知故又况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為必矣復期

而咨其所又况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

不難矣孟子曰以齊王猶及人之所乘船者為其能

浮而不能沉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

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賁色不

之賁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

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

於無處惡物之無目惡其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

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一作不與謀盜賊

大姦也而猶所得疋偶又况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

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勸進必之士可知

壹行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詹子

者也故曰身定國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

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
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
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
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兵用伍子胥之
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
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一作事之今壽國有道而君
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
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伊尹
庖厨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天
子至賤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

大木之津崖也淮南子曰曰日攢樹之所攢天之山高山

出陽谷青羗東方之野也至天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齒黑故南

至交趾孫樸續繡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

山南方積陽陽數極於山也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

鳥啄背上有羽翼裸民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

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飲露吸氣養形人也西方金

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

之上今正北極之國也夏海大冥也北方純陰犬戎

之國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

也犬戎西戎之別也夸父獸名也禹疆天神也之所處

也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病也步不相過也以

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利嘉穀也至得陶化益

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金鐘鼎也石盤

碑也著於盤盂皆銘其功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

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為天子天

下已治矣夫子謂許由也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天

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

一枝自為為已也與啁噍小鳥也巢族也偃息也啁音超偃鼠飲於河不過

滿腹歸已君乎也歸終也惡用天下惡安遂之箕

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箕山在潁川陽城終身無

經天下之色經廣理也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不

物故妨戚愛習故戚親也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

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人不以姦此五

常之本事也臯子衆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

口止臯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產口乃止虔產其徒

由欲取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

視其有無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

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

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鄭近秦與荆也其

無他人將事秦荆故晉人乃輟攻鄭輟止孔子曰詩

曰有異心不可攻也

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惟人四方
其訓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謹也

求人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故

狗似獾獾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獾假

名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

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

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

說叔敖於莊王吳王聞越王勾踐於太宰嚭智伯聞

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太宰嚭吳王

武智伯臣也不審曰踐襄子之智能攻越攻吳吳王

夫差死於干遂智伯圖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韓魏

通謀殺智伯於高梁也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

之以理驗效也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

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

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樂官之夔於

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

律陰為呂合十二也五聲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重

黎又欲益求人求如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

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

天下和調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宋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妄言也子夏之晉過衛孔子弟子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王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經理也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矣

物之所不得然者推之曰人情則變不得一足穿矣地作井不得一人明矣故曰曰為所聞得之矣

察傳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

貴直論第三

真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言直

則枉者見矣

觀王之白別漆之黑也故曰枉者見矣

人主之患欲阻

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

障塞也

水奚自至

也自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来

所欲

後也已枉也貴其所惡惡聞直言則已枉何從來至淮

子曰塞其耳而欲聞五音掩其目而欲登青黃不可得也此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謂也

乎能姓也意名也齊士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

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得見王而家宅乎齊

意惡能直宅居也惡安也宣王怒曰野士也言野將罪之

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

將以彰其所好耶與猶也也上有明君下乃

也王乃舍之誅也不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

不阿主阿曲也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

而不肖主之所惡也惡疾也狐援說齊潛王曰殷之鼎

陳於周之廷狐援齊臣也潛王齊宣王之子也其社

蓋於周之屏屏障也言周存殷社而其千戚之幸在

人之遊千楸戚斧舞者所執以舞也遊樂也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

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戒懼

滅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之鐘律也陳列也

無使太公之社太公田常之孫田和也始代呂蓋之

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狐援王不受出

而哭國三日狐援也其辭曰先出也出去衣絺紵後出

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

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斮王曰行法吏陳

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

之蹶顛蹶走往也過猶見也吏曰哭國之法斮先生之老歟昏歟

昏亂狐援曰曷為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

也也鮒入而鯢居鮒小魚而鯢大魚魚之賊也啖食使人之

朝為草而國為墟墟丘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

援已不用若言若言猶直言也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

夫二子者乎每猶當也斲狐援者此比干子胥狐援

非樂斲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

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固必也

猶近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樂

為燕昭王將伐齊齊使觸子應之齊湣王不禮觸子

觸子欲齊軍敗觸子乘車而去故曰所以去之達子

代觸子將又為燕敗故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

戰曰遠立附郭近郭也遠立立又居於屏蔽屏櫓之

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投棄也嗚呼士之

遼弊一若此乎遼猶化也一猶皆也言士行人燭過

免胃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艱

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

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

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

暴慢身好玉女王女美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

士也隕於韓為秦所獲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

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

天子之位

天子周襄王也避子帶之亂出居於成尊鄭文公納之故曰定天子之位也

名於天下

尊名霸諸侯之名也

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

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

石砮也

一鼓而士畢乘之

畢盡也乘後也

簡子曰與吾得革

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

能諫其君矣戰鬪之上抱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

重一言而士皆樂為其士死

燭過之諫簡子能行

貴直

二曰言極則怒

極盡也人能受逆之盡言者少故怒之

怒則說者危非

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

要求也

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

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

起興也

若此則無以

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

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此之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

書曰居安思危此之謂也

以不可不論也

論猶知也

齊桓公管仲鮑叔寧戚相與飲

酒酣

酣樂也

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

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

桓公遭公孫無知殺襄公之亂也出奔莒

母忘之者欲令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此魯也

不死

糾之難出奔於魯魯使寧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

下寧戚衛人也為商旅宿於齊郭門之外桓公夜出郊迎客寧戚於其車下飯牛疾商歌桓公知其賢

天子之位

天子周襄王也避子帶之亂出居於成尊鄭文公納之故曰定天子之位也

名於天下尊名霸諸侯之名也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

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石砮也一鼓而士畢乘之畢盡也簡子曰與吾得革

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

能諫其君矣戰鬪之上抱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

重一言而士皆樂為其士死燭過之諫簡子能行

貴直

二曰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逆耳之盡言者少故怒之怒則說者危非

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求也

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

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起興也若此則無以

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

此之謂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書曰居安思危此之謂也

以不可不論也論猶知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

酒酣酣樂也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

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桓公遭公孫無知殺

母忘之者欲令其在上不驕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此魯也公子

糾之難出奔於魯齊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

人束縛之以歸於齊下郊迎客甯戚於其車下飯牛疾商歌桓公知其賢

奉以為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

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也避席下席當此

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文王荆武王之矰子矰弋射短矢以畋

於雲夢畋獵也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

年不聽朝淫惑也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葆言今王

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

年不聽朝葆太葆官也申名也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纁

緜而齒於諸侯纁樓格繩緜小兒補也齒列也願請變更而無笞葆

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

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母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

席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

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申曰臣

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

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

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

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

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貞諫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詐言已死

詐言

詐言

詐言

不可為以雖知之與勿知同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傳曰生好物也死惡

人論說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雖知以死事人是為樂可哀也故與勿知同勿無也凡智之貴也

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不然而不化未至則不

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

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其主之所

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

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

夫差吳王闔廬光之子也夫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

而不聽故吳為丘墟禍及闔廬越王勾踐報吳滅其社稷故為丘墟也宗

廟破滅不得血食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

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

嚴君得其民不得使也使役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

壤交通屬屬連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

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

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

夫齊之與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

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狗獸三歲雖勝

之其後患未央虎之患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

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徒其

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

王之令必行於上國上國中夫差以為然不聽子胥

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

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

不聽子胥兩祛高蹶而出於廷也傳曰曾人之高使

我高陷瞋怒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嗟嘆辭也子

勸王伐齊國必破夫差與師伐齊戰於艾陵艾陵齊

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

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

江傳曰子胥自殺吳王盛抉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

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

其社稷夷其宗廟夷平也夫差身為擒為越所夫差將

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為

幘以冒面死見於子胥也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

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

勿知

知化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道一貫也貫同也其所以亡之天

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

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為格格以銅為之布火其

火而死笑之以為樂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雕畫高

故謂之樂不適也

梃於其端舉諸侯而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聽也

上下之故曰不適鬼侯之女以為脯而取其所服之環也截涉者脛而視其髓以其澁水

視其髓欲知其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糾之

與人有異不也諸侯也說鬼侯之女美好紂受妲己之譖以為不好

故殺梅伯以為醢醢肉醬也以遺文王故曰不適也

文王貌受以告諸侯貌受心不受也作為琖室築為

頃宮琖室以琖一文飾其室也頃宮築剖孕婦而觀

其化化育也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比干紂之

諫紂之非紂不能聽故視其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

心欲知其何以不與人同也比干孔子言其一竅通則此

比干不死矣聖人心達性通紂性不仁心不通安於

干不見夏商之所以亡也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故

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靈公襄公之

高臺上引彈觀其走使宰人膳熊蹯不熟殺之令婦

而避丸以為樂也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

之乃使沮虜趙襄之子宣子也沮虜見之不忍賊賊殺曰不

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大夫稱主因棄君

之命不信違命一於此不若死之必不若行乃

庭槐而死觸畜齊愾王亡居衛愾王宣謂公王丹曰

我何如主也公王丹愾王臣也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

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聲名於王而見

其實所行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辨治去國居衛容

貌克滿顏色發揚也光明無重國之意言輕也王曰甚善

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副或作倍度倍

王之亡國宜也但涵涎無憂耻辱喜於公王丹巧佞之言因云丹知寡人也帶益三倍苟活者肥令腹大

耳宋王築為藥帝鳩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下血

墜流地宋王康下也藥當作藥帝當作藥與藥其音同帝與亭字相似因作藥帝年詩云庶幾

轍轍高長類也言康王築為臺草處之大者為為夷盛血於臺上高懸之以象天著甲冑自下射之血流

墜地謂之中天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

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說飲酒室中

有呼萬歲者堂上畫應堂上已應堂下畫應門外庭

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不借不濫動中禮義之適今此畏無道不敢

耳故曰不適也

過理

五曰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

聞不可以直言諫正也則其過而善無自至矣無自

至則壅自從也傳曰言進善善亦茂由至矣故曰壅秦繆公時戎疆大秦

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馬戎王大喜以其故數

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

之寇兵也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縛而

擒之未擒則不可知不知將也已擒則又不知醉不自

本作既擒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言說無齊攻宋

則無及矣

王攻宋滅之也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也候視也使者還曰齊

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

蟲者也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言宋強盛齊兵之弱安能

來至也宋王因怒而誅殺之誅在也無罪而殺之曰枉又使人往視

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

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

危甚矣若將安適也適之其弟曰為兄視齊寇不意其

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

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之情實告宋王必誅

死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備將若

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

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

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

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

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性猶體也

若猶也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

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子罕

戴公子孫也別為樂氏傳曰宋之樂其與宋升降乎宋國衰子罕後子孫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氏之

所以絕也一本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

戴氏作叔世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

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一作遠於堯舜彼且胡可以開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納忠言之說鮮不危齊宣王好射好喜也說人之謂已能則彊弓也示有力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也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半也宣王之情情實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

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數道也故亂國之主患在乎用三石為九石也力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如之也壅塞

六曰亂必有第第次也大亂五小亂三訓亂三大亂五謂晉國

廢長立少立而復殺之也小亂三謂殺里克之故詩

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逸詩也慮福未及慮禍之所

以見之也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施弓示天

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為夫人以

奚齊為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殺奚齊也荀息立其

弟公子卓已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復殺公子卓也於是

晉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地河外之域五求入為晉

也秦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為君是為惠公惠

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傳曰入而背秦秦繆

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

敗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成平

歸惠公而貨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為

君是為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

攻懷公殺之於高粱高粱晉地而立重耳是為文公文公

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於

宥寬節器用用民以時敗荆人于城濮荆人定襄王

周襄王辟子帶之難出居釋宋出穀成使申公叔侯

于鄭文公納之故曰定也守齊之穀邑晉文伐曹衛將平之楚受曹外內皆服

衛與晉俱成解宋之圍召穀成而去之也皆服文公之德也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

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

君虜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卓也一君大臣卿士之

死者以百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

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

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也希鮮

原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不苟論第四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為雖欲尊貴不苟為也

雖聽不自阿雖言見聽當以忠正必中理然後動非

不移必當義然後舉非義不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

所說說猶敬也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非惡其聲也人主

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同等行其實則與

賢主有異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異故其功名禍

福亦異賢主受大福不肖主異故見說於闔閭而惡

乎夫差夫差惡子胥也比干生而惡於商商紂惡死而見說

乎周周武王說其忠也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

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

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

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

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天下海內也秦繆公見戎由千乘一國也

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

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

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宰謂

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

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為內史廖之所為也

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殺之

耻而西至河雍也雪除秦繆公相里奚為相也晉

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

也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相國

百里奚也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事見客

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

今子為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而汝公孫枝出自敷

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

罪奚請有罪奚請馬奚何也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

枝徙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

之所以為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

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

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召卻子

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

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

曰子無辭却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

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疎也

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父矣歸而因大

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古夕謂避驪姬之亂居

年凡十七年歸晉國因大亂之後能建霸功皆由用此術也

不苛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賢者以人以人之德

也力不肖者以財不肖者任人以人之財賄也得十良

馬不若得一伯樂伯樂善得馬得伯樂則得良馬不

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歐冶善為劍工得地千里

不若得一聖人義與歐冶同舜得臯陶而舜受之授用湯

得伊尹而有夏民有夏桀之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

商殷紂之衆服從夫德聖人豈有里數哉言得其用多不可數

也故曰豈管子束縛在魯為魯所束縛也桓公欲相鮑叔欲

鮑叔為魯相也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彼魯臣

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傳

乾時之後申孫之矢射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子桓公中鈎故曰不可

也其君公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

不聽不從鮑叔之言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固必桓公果聽

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

而親加手焉言欲得管仲親手魯君許諾乃使吏斬

其拳斬革也以革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

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燿火祭以

用土牲故以假豚也傳曰鄭伯使卒出生與之如國

報于出大雞此之謂也命有司除廟筮凡而薦之薦進曰自孤之聞夷

之言也日益明且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

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予我管仲還走再

拜稽首受令而出出于朝也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

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

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過失

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聞一作

不知修行不聞即楚都也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
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
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
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欲令孫叔敖隱也沈尹莖遊於郢
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
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
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
尹莖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贊能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准繩准平繩也欲知方圓則必規

規圓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也故天子

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舉猶正也夫人故不能自知

人主猶其存亡安危勿求於外言皆在己也務在自知堯

有欲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也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失以表木也湯

有司過之士司主也主正也武王有戒慎之鞀欲戒者搖

其鞀猶恐不能自知猶尚恐之不能失也今賢非堯舜湯

武也而有揜蔽之道奚繇自知荆成齊莊不自知

而殺荆成王為公子商臣所殺齊莊公吳王智伯不

自知而亡吳王夫差也智伯晉卿智襄子也夫差為越所破死于干隧智伯為趙襄子所殺死

于高梁之東故曰所亡也宋中山不自知而滅宋康王無道為齊所滅中山亂男

之別為魏所滅也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惠公為秦所虜

坑其兵四十萬於長平也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鑽荼龐涓

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龐涓東伐齊戰于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齊焉

敗于齊長子死此之謂也敗莫大於不自知也范氏之亡也

范氏晉卿范武子之後也謂簡子率師逐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推毀

之鍾况然有音悲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揜其耳也

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

過非猶此也此自揜其耳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

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

口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

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知猶任

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

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

文侯喜曰可反歟歟耶也謂任座可反耶翟黃對曰奚為不可

臣聞忠臣畢其忠畢盡也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

門殆猶必也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

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為上客客敬也文侯微翟

黃則幾失忠臣矣幾無也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

唯翟黃乎

自知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

天也以用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

之類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產生人臣亦無道知主

也主君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也加施主之賞罰

爵祿之所加者宜宜猶當也則親踈遠近賢不肖皆盡其

力而以為用矣為君用也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

不與賞不及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

與敢問其說之也欲知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

以為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為次賞

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

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為首矣唐國晉國也勤勞之

徒則陶狐也欲不與三賞中也周內史與聞之曰晉公其霸乎內史

大夫也奉使來賜文公命聞之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

矣當先德而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群賢不悅自匿百

姓鬱怨非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曾孫惠公也公子連

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群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公子連一名元

秦厲公曾孫靈公之子也右主然守塞弗入秦守塞

吏也弗內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內公子連

勸之使公子連去入翟從馬氏塞塞在安定苗改入

疾去

之首改亦守塞吏也夫人聞之大駭也夫人聞之大駭也小主夫人令吏

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發行皆曰往

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主君謂公子

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雍秦公子連

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怨其不德而欲厚賞之德其入

而欲厚賞之德其入監突爭之曰不可監突秦公

子之在外者衆衆多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

不便主如此則諸臣爭內亡公子亡公子獻公以為

然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反也反其而賜茵改官大夫

官大夫秦爵也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

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

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傳曰善有章鮮賤

罰也此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亂者能治之也

當賞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

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立成俗主則不然有大

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

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分別使瘡疾

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反顧稽其行驥一

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任載賢

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言有然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

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愚不肖人為之任政事故使

世子孫也冬與夏不能兩刑傳曰火中而寒暑草與稼不

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

者木必庠有穀曰果物莫能兩大故戴角者用智福

者無遂功天之數也也遂成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

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

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

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孔子墨翟也甯越

之士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

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

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

復夢見周公用志如此其精也精微何事而不達何為而

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

之也史曰口精學所致無鬼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

之不厭視之不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

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

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

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

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

之威公西周君也師之者以甯越為師也 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

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

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

荆廷嘗有神白矧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

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

矣發之則後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

幽通紀曰養由基睇而後號此之謂也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馬苦痛

之痛悼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

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

秋駕秋駕御法也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

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

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二士甯越尹儒觀示也

博志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疆求必繇其道繇用治物者不

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飭也君侯也治君者不於

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貪欲也不貪欲則天子安樂

也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

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烏

鵲聚狸處堂而衆鼠散窺見也散走也衰絰陳而民知喪竿

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修其仁義之
從之也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慢易也豈待其言哉君子

審在已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猶失也

聞於國國人間之也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

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

此石其家必日益益富也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

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

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吉善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

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諍証諫交俱也如此者國日

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服其德也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

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

懈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

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就成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

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為也為之而智日得

焉不肖主為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

待志古也君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

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

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無以買狗於是還疾耕疾耕

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

之獲常過人矣過猶多也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

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
殊也殊異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
以為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為不可為以為可故為
之為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定所以相為也
也萬倍也

貴當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也有知順之為

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也至長反短至短

反長天之道也夏至極長過至則短故曰至長反短

也天道有盈縮之數故曰天之道也冬至極短過至則長故曰至短反長荆莊王莊王楚穆欲伐陳使人視

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

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寧國楚臣夫陳小國也

而畜積多賦歛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

民力罷矣與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

不曰伐而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

子仁且有勇成子田常也越人與師誅田成子曰奚

故殺君而取國殺君殺齊簡公而取其國也田成子患之完子請

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

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

疑焉不欲其死也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

死之臣蒙耻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

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

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

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

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聽博則達義學博則達道

也尹鐸為晉陽下有請于趙簡子尹鐸者趙簡子家臣也晉陽則子邑

為治也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

寅與范吉射也夷平也中行文子與范昭子專晉君權伐趙簡子圍之晉陽所作壘壁培

堙也簡子不欲見之也鐸往而增之增益其壘壁簡子

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謏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

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

孫明簡子臣孫無私惟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

政却良也私惟也

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况群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兼或作謙夫百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况鐸歟容說也况鐸為賢人也君其之圖議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也過失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太上君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更革也革不循危亡之迹雖未至大賢尚足以蓋濁世專欲之人也簡子當此簡子之行與此相值也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悞過而惡聽諫耻於不知而矜大于自用悞過惡諫固敗是世主之大病也耳危敗則滅亡耻但慙辱者耳故無大于危者也以至於危耻無大乎危

似順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僂民無已夫草有幸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合藥而服愈人病萬董故曰益人壽也不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為蹇蹇疆也言水漆相得則疆而堅也溼之則為乾乾漆也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火熾金流也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漆得溼而乾燥金遇燔而流淖皆非其類也故曰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大智知人所不知見一隅則以三隅反小智聞十纒通其一故不可以為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

我能起死人

淮南記曰王孫綽

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

作為為亦治也

偏枯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

人矣物固有可以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為半不可

以為全者也

半為偏枯全謂死人也

相

一作持

劍者曰白所以為

堅也黃所以為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難者

曰白所以為不物也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

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鏃堅則折劍折且鏃焉得為利

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

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充樂

無別矣

無聰明以聽說不能知賢不肖故堯桀無有所別也

此忠臣之所急也

患憂也

賢者之所以廢也

不見別白黑

義小為之則小

有福大為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

亡也

禍雖微小積小成大以危身亡國故曰小有之不若無也

射招者欲其中小

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招墀藝也中小

謂剖微不失毫分射之工也射獸欲其中大者得肉

多故以中為工也射則同也中之小大異故曰物固

不必安

可推也高陽應將為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

塗其上

必將橈

高陽宋邑因以為氏應名也或作高橈宋大夫也家匠家臣也橈弱曲也

故曰未以生為室今雖善後將必敗家匠所謂直于

也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

此俛于辭而後必敗其言

也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

不合事實者也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騫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日東行天西旋疾及夕日入於虞淵之北驥不能及故曰在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

別類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也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欺誤也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

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昏闇也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戶季子堯時諸侯也季子曰堯

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已之符已堯也是以

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私邪也季子曰

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

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簞簞扇也非愛簞

也清有餘也清寒也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貴也節乎

已也節已雖貪汗之心猶若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

彊也有所乎通也通於無為也有所通則貪汗之利外矣

外棄也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

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

教所教謂孔墨弟弟子之弟子也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

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人主謂俗主唯通

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

一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也執守使人不能執一

者物感之也也感惑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

累通道之塞悖繆累塞四者所以為人病也唯貴富

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此六者人情所欲也孔子

以其道得之不居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此

故曰悖意悖亂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此六者

者不節所以以為德累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六者宜適

塞道使不此四六者不蕩乎胷中則正難中所以空

通者也適不傾邪蕩動於胷臆之中則正矣正則靜靜則清

詩云靜恭爾位正直是與此之謂也虛者道也道尚

亦無不為也不為人能行之有度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有之通乎君道者也禁紂

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湯武有之夫君也者處虛素服

此之類也故曰通乎君道者也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

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

也君執一以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

其能彊能以其為彊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

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若此者雖舜之聖不武

王之佐五人五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武王之於五

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

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

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

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繆公臣也造父嬴姓飛廉之子善御周穆

也王臣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

知所乘矣功千里之功也今召客者酒酣召請也飲

酬歌舞鼓瑟吹竽一作歌舞明日不拜樂已者拜謝也樂

已者謂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

於此有似於主人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

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

匠奚故奚何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

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

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就成不知規

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

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察猶人主

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

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敗也國家之所

以危危亡也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

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

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

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

賞而天下皆競競進也無費乎鄩與岐周而天下稱大

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通達也白公勝得荆國殺令尹子

而得荆國也西司馬子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

矣石乞白也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又

不能不能焚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葉公楚葉

縣大夫沈諸梁子高也出高庫之兵以賦民賦予也因攻之十有

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

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

泉之愛其子也泉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衛靈

公天寒鑿池靈公襄公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起後恐傷民傷病

也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

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

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後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

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

匹夫也而我舉之也舉用夫民未有見焉其德未見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抵當也

分職

五曰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悍亮也辟邪也簡情也慢易也金木異任水火殊事

陰陽不同其為民利一也六者皆所以為民用故曰為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言同異更相成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聖人以治亂人由亂在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儀望也睇望毫毛之微而不視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睇毫髮寫人貌歲皆牆之大故能中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象人故曰審本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本身審正也身不正而欲治者堯舜且猶不能况凡人乎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近喻小遠喻大也為亂之居先治亦然未聞

也身治而國亂故曰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也身亂而國治也故曰始乎本而後及末

霸虞公貪璧馬之賂不從其言為晉所滅故向擊處

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向擊紂之太史令也

而滅紂周成王用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擊

之處乎商與非惡也無其本也本謂虞商之君身其

處于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于周也與非加善也有

其本也有其本言秦周之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言

為君治理分齊今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篋

將而拒之拒一作應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

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趣督也刻章子對周最曰殺

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

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于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

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近猶有

芻水旁者告齊侯者候視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

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

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

殺唐篋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鞞偏緩

弋獵也論語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鞞不偏緩乎其

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鞞適之適猶

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選間猶曰鄉者鞞偏

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

詰庫令也詰讓各避舍故擅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

由也由用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

若衡石為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

巧而不足法者以法也者眾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

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一作事出乎不可同此為

先王之所舍也舍而不

處方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觀視也尊則恣

恣則輕小物小物小事也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

知上上下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

能為所怨不能為之竭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方非

何能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

好惡也好善也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巨大防隄也如隄有

邑穿決至於漂沒閭突洩一漂而焚宮燒積竈突煙洩

宮室積委也炎上燒人之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教令不當為失

先登之心而懷奔非之志故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

為後世笑主過一言猶將失一令故國殘亡惡名著

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林父孫文子也鴻集于囿

虞人以告畜擒獸大曰苑小曰囿虞人公如囿射鴻

二子侍君日晏公不來至晏暮來不釋皮冠而見二

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傳曰衛人立孫栗孫

云立公子黜復誤矣按衛世家公子黜乃靈公之太子蒯聵之弟也是為悼公于獻公為魯孫也烏得立

之衛莊公立欲逐石圃莊公靈公之子蒯聵也石圃

圃不敵納之故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

者也侍者曰戎州也戎州戎之邑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

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

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公子起衛靈公此小物不

審也審慎也人之情不廢于山廢躓顛而廢于垤垤蟻

蟻封卑小人輕之故躓顛也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

群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罝之網是

言也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吳起衛人也為魏武

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置立也令於邑中曰明日有

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僨僵也長大夫明日日

晏矣莫有僨表者莫無也民相謂曰此必不信不信其

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言不敢必往

僨表來謁吳起謁告也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

日又復立表又令于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

植不得所賞如前與前令不能僨不得其所賞也自

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吳起賞罰不欺賞罰信乎

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一作非獨兵也言非獨信

罰以成事故使秦人不
敢東向犯盜西河也

慎小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士容論第六

務大 上農 任地 辨土 審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而能其狀腴然不

僂若失其一一謂道也能柔堅虛實之士其狀貌腴

傲小物而志屬於大傲輕也輕畧叢脞翳蔑之事似

無勇而未可恐未可恐以非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

害狼貪獸也所搏執堅固橫猶勇敢臨患涉難而處

義不越也越失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南面君位也孤

如此者使即南面之君亦處義而已不以奢侈廣大也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

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海外四海之外而欲服之化

細小之利不特賴之也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是耳目視聽禮義

定於一世也流俗可與大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輕富貴其貧賤德行尊

理而羞用巧衛以尊重道理而行羞寬裕不訾而中心

甚厲不訾毀敗人也甚厲至高遠也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不為物動唯義

所在不妄屈折也此國士之容也容猶法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

假以買取鼠之狗一本作其鄰借之買鼠狗借猶請也謂善相狗者買取鼠之狗也

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

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

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桎械也著足曰桎著手曰

桎狗乃取鼠一本作狗夫驥驚之氣鴻鵠之志有諭

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

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不言之言以道化也客有見田

駢者田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

辭令遜敏遜順也敏材也田駢聽之畢而辭之辭遣也客出田

駢送之以目以目送而視之也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

曰殆乎非士也殆近也今者客所奔歛士所術施也士

所奔歛客所術施也術皆當作客殆乎非士也故火

燭一隅則室偏無光燭照也偏半也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

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

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

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

必不長也長大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也良善志

必不公也公正不能立功也立成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為

王好得厚歛也惡予機畜也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

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枯乎其若陵上之木純美也鍾山之玉燔

似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陵上之木鴻且淳淳乎

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化教也常畏而奉之不肯自足其智思以事必問詳而後

行之乾乾乎取舍不佞而心甚素樸乾乾進不倦也取舍不佞常故

慎也心甚素樸精潔唐尚敵年為史史國也其故人謂

唐尚願之故人者唐尚知舊也以唐尚明習天以謂

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

不信也不信其羞為史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

以與一作伯陽伯陽見梁惠王也解邯鄲圍也以與伯陽

資之也以伯陽地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有間其故人

為其兄請請於唐尚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

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

而信此愚者之患也可信謂唐尚羞為史不可信謂

可得也而信為可得故曰不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

為君雖有天下何益不能自遺忘其貪欲之情必故

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躓陋之人從

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古人

傳位予賢以子非惡其子孫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
不肖不可予也微求也矜大也以國予賢則與子孫
其實也不肖予其國則滅亡故曰反其實也

士容

二曰嘗試觀于上志上志古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

者榮顯也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實猶終也俗主之佐其

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同等也其名無不辱者其實

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無大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于其國

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于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

辱也逾益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鸞爵爭善處於一

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區區得志貌也自以為

安矣竈突决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

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于燕爵之智者

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

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

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

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

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也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

言相細大賤貴交相為贊贊交更也然後皆得其所樂

也樂頌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平侯之子嗣君

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千乘耳王者萬乘

故願也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萬

受教也君之賢為王術若烏獲之力以舉一介言其易也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

君杜赫周人杜伯之後也周昭文君周分為二東周之君也昭文君謂杜赫曰願

學所以安周也以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

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行此仁與義也

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而仁義不行也然仁義必安

之本也故曰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

君不亡君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瞻事鄭文公故穆公即位問瞻所行之義信有

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

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言從賢臣之言不死也故被瞻之不

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使君無道臣不能正乃死亡耳被瞻言聽道行不死

不亡故曰賢乎其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

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

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

以為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

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務大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民農非

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

境安主位尊尊重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

境安主位尊

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

境安主位尊

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則

死其處處居也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善令不

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

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

無有居心居安也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詖

多詖則巧法令巧讀如巧智之巧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

口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

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傳曰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故曰皆

有功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當啓墾耕農之務農民不見于國都

也孟春紀曰王布農事命田舍以教民尊地產也地產

嘉穀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

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効其功也是故夫

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貿易也

此聖人之制也制法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休止非也

疾不息非死不舍舍置也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

人可以益不可以損損減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

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

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弁鹿皮冠詩娶妻嫁女享

祀不酒醴聚衆禮娶婦之家三日不絕燭故不以酒醴聚衆也

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

苟非同姓苟誠也農不出御御妻也女不外嫁以安農也

異姓之女不出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

出猶齒年未長不敢為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

耕渠溝也農不敢行守其疆也賈不敢為異事異猶為害也

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伐斫澤

人不敢灰燒灰不以繆網罟罟也罟不敢出于門罟罟

不敢入于淵罟罟也詩云肅肅兔罝罝魚澤非舟

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舟虞主也若民不力田墨乃

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皆本反則則法也失毀

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工

攻器賈攻貨攻治也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上攻

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牝奪之以水事是謂齋喪

以繼樂繼讀也四隣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厲摩也

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

談或歌曰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上農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室為突乎室容汗下也突子能

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陰猶潤也子能使吾士菁而剛

浴士乎上當作土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

毋淫乎淫延也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冷風和風所以成穀

也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

詩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此之謂也子能使粟園而薄糠乎子能使米

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

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

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樂樂言羸瘠也土亦有瘠上也急者欲緩緩者欲急

謂彊孱剛土也故欲緩緩者謂沙壤弱溼者欲燥燥

者欲溼溼謂下溼近汗泉故欲燥燥謂高垠曠乾上

田棄畝下田棄畝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

陰土必得大草不生草穢也又無螟蟻或作騰食心

兖州謂賊為騰音相近也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茲年也是以六尺之

耨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畝也耨六尺其刃

以耨耕廣六尺為畝五尺耨柄尺此其度也度制也其

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地可使肥

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地耕熟則肥肥即得穀多不

也人肥則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

緩緩柔也草端大月大月孟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

菖菖蒲水草也冬至後五旬七日而挺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

耕耨曰土發而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昔終也

亭歷薪莫也是月之季枯死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菜名

也而樹麻與菽

樹種也菽豆也

此告民地實盡死凡草生藏

日中出豨首生

而麥無葉

凡草麻草也日中春分也衆草生而出也豨首草名

也至其生時麥無葉皆成熟也

而從事於蓄藏

藏之於倉也

此告民究也

究畢也我五時

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

五時五行生殺之時

也見生謂春夏見死謂秋冬穫

種稼而生也刈收死者也

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

謀之天降四時地

出稼穡自自然不與民謀

有年塵土無年塵土祭

曰塵年穀祭土有穀祭土報其

讓其神也

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

知貧富利器皆

時至而作渴時而止

利用之器有其時而為之無其

時而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

一辟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

日倍

慕思也

當時而薄之

薄輕也言不重時也薄或作怠

使其民而却之

却逆也

既却乃以良時慕此後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

下民乃逾處種稷禾不為稷種重禾不為重

晚種早熟為稷

早種晚熟為重詩云黍稷重稷植稷麥此之謂也

是以粟少而失功

不當其時故粟

少也食之少氣力故曰少而失功也

任地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

壚地也壚壚地也

為其寡澤而後枯

言土燥溼也

必厚其鞫

厚深也

為其唯厚而反餒者

餒或益作選

之堅者耕之澤其鞫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

盡其汗無異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畧小畝為青

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

苗相竊也弗除則蕪也蕪穢除之則虛無動則草竊之

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

而無獲者獲或作種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

稼乃多蓄實為其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

則儼儼仆也高培則拔培田側也寒則剛剛不實也熱則修修長也

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來不不俱生而俱死虛

稼先死虛根不實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虛不

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希也不知其田之際也

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希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

事之傷也傷敗也故晦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下得陰

陰溼也上得陽陽日也然後咸生咸皆也稼欲生於塵而殖

於堅者殖長也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

使不足土壤也亦無使有餘餘猶多也熟有耬也耬覆種也必務

其培其耬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先猶速也其施土也均

均者其生也必堅堅好也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本根

也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也分別也莖生有行故邀長

弱不相害故邀大邀疾也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

通其風列行也夬心中夬帥為冷風夬帥率也心于苗中

以搖長之也夫或作使苗也欲養得其孤特疏數適中則

也茂好長也欲才也其熟也欲相扶扶相扶

也傷折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族聚凡禾之患不俱生

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粃不成是故

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殺小樹肥無使扶疏樹境

不欲專生而族居專獨肥而扶疏則多粃根扇境而

專居則多死專獨不能自陰潤不知稼者其耨也去

其兄而養其弟殺其大者養其小者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

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壤深不能自達薄土

則番輻而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

事得

辨土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折猶必種

稼就而不穫穫得也必遇天菑菑害也夫稼為之者人也

也為治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

之容耨據之容手謂根苗踈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

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殺或作小本根也莖疏

穢而穗大穢禾穗果贏也其粟圓而薄糠糠言米大也其米

多沃而食之疆疆力也如此者不風風落先時者莖

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秔米而不香奪或作後奮字

時者莖葉帶芒而末一作衡穗闊而青零青零未熟而先落

多糝而不滿也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

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香美也噉讀如謁馱之謁

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葉莖長

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

香小米故厚糠也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

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

不益益息也益一作蒜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對等也短稠

短穗多糝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

多糝處碎米不得時碎小也時或作待定熟印天而死得時

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泉以

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麻節也得時

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

蕃實二七十大實也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穢之重食之

息以香如此者不蟲蟲不齧其莖也先時者必長以蔓淫

葉疏節小莖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

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

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肌或肥澤且有力如此者

不蚰蛆先時者蚰未至或至或肘動蚰蛆而多疾動

病心肺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

讀如痛

美是故得時之稼興興也失時之稼約約也莖相

若稱之得時也 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

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一作以得時者忍饑忍猶能

也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氣力也百

日食之百日食之者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叡明也衛

變疆四衛四死氣不入身無苛殃苛病也黃帝曰四時

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五穀正時食之無病

審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呂氏春秋跋

夫世之論文者多先秦若呂氏春秋當其時所謂

金不易一字者也余竊怪之不韋陽翟大賈市奇化

易秦天下非究心章句者即所致賓客率多攻擊

窮堅白之徒豈皆抽毫屬文者哉且秦世禁先王

學當不韋為相詩書灰燼胡斯文於斯時有之一作

今傳後垂不朽耶余讀本生正已篇務在自得其性

而不欲天閔以傷生節哀安死篇則齊一生死若若

得於達觀者之他如勿躬用民達鬱分職諸篇具

鑿鑿可徵諸行事不爽斯文之不可易以一字或以



是歟余慨

作者而文

滑和於篇

之剖劇

咀華漱潤之士含毫損神思遠古之

且若先秦而上士未嘗搖

其間而其文為可傳也迺以是

以紀歲月如此寧陽張登雲

